



欧阳江河。受访者供图

人物简介

欧阳江河,1956年出生于四川泸州,中国当代极具代表性的诗人、学者,书法家,北京师范大学终身特聘教授,今年受聘为湖南师范大学潇湘学者讲座教授。欧阳江河的创作与评论跨越诗歌、诗学及书法等多个领域,在国际上享有广泛声誉。其诗作穿梭于历史与现实之间,融哲学思辨与诗意图象于一炉,风格奇特深邃,形成了独特的“智性写作”风格,被誉为“中国当代诗坛的‘玄学诗人’”。代表作包括《玻璃工厂》《傍晚穿过广场》《凤凰》《宿墨与量子男孩》等,曾荣获多项重要奖项。

“我通过诗歌写作进入历史,让历史在诗歌中复活,而不被现代性的格式化标准所束缚。”11月23日,69岁的诗人欧阳江河坐在记者面前,目光沉静。

这位曾主动“结构性停笔”十年的诗人,将“悬停”视为写作的转折与成熟的必经之路。他坦言:“我的写作按照原样持续下去,会变得过度兴奋,会产生某种惯性,使写作变得轻盈、雅痞、容易,这种状态对有深远抱负的诗人是危险的。”这段自省也促成他诗学思考的进一步深化。

欧阳江河多次提到“诗歌的当代性”,并认为“当代性”与“现代性”有决绝的、断裂般的区别。他强调现代性信奉单向度的线性进步观,当代性则强调所有时代的同代性。这一理念也贯彻于他正在创作的长诗《海》中,该作品引入了当代性的诗歌范式,融汇航海日志、声波史、物种史、海权观念等,试图对中国文学中“海洋母题”之欠缺做出回应,推动长诗文本向更开放、更幽深、更错综的形态发展。

诗歌之外,书法是他另一重修行。通过持续抄写、背诵古诗词,他在笔墨之间完成与李白、杜甫等古典诗人的跨时空对话。

对于AI带给文学领域的冲击,他态度鲜明:“文学和诗歌写作最不可被替代的核心就是与本真生命的攸关,这一点AI永远也不会有。”同时,他寄语真正热爱文学的年轻创作者要“更多地回归心灵,回归写作的初心”。

“不管这个时代怎么变,文学永远有一个以不变应万变的东西。”面对时代巨变,文学需坚守其核心价值,与时代展开深刻对话,方能在书写中抵达当代。

欧阳江河:在书写中抵达当代

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曹辉
通讯员 孙雅萍 张涛



道载以文

欧阳江河为湘江副刊题词。

对话

1. 创作历程:诗艺与生命的互文

湘江副刊:您曾经主动停笔10年,并将其视为“结构性不写”,这段经历对您产生什么影响?您如何看待文学创作者的“倦怠期”?

欧阳江河:我1993年离开成都去美国的,1997年回国定居北京。在国外的4年,我的写作一直没有停止。离开母语国度,有利于我观察在另一种语言的国家里怎么转变我的母语写作。

1997年回国后,我得重新适应母语语境里的写作。很重要的是,我要把我的写作和国内发生的巨大变化联系起来。这种语境是活生生的、每天都在身边的,而且我必须置身其中。这种语境和我在美国、德国时完全不同,那时我的写作可以完全和外面的现实隔开,在一个非常抽象的中文语境里写作。

我必须让我的写作和身边的母语现实有真实的、即刻的,但又久远的、深刻的联系。这个联系需要一定时间适应。我觉得回国后,我和现实的接触有一定差

异和某种断裂,我得适应。我不可能把身边世界发生的真实变化,与我写作的关系变得抽象化、变得无关紧要,所以我做了一个决定:停写。当然我没想到居然停10年。

第二个原因是,到1997年我的正式写作已经持续了将近20年。我的写作要持续下去,若是按照原来的写法,不是变得困难和倦怠,相反是变得兴奋,变得有一种惯性,变得轻盈、雅痞和容易,实际上这对有深邃文学抱负的诗人是危险的。

停止一段时间的写作——而且是结构性的“知止”——它可能是我的转折和成熟的一部分。我非常庆幸我的“悬停”决定。

湘江副刊:您强调60岁是作家的转折阶段,并且曾经提出60岁之后将进入尝试写作阶段。您觉得60岁之后的写作状态有什么变化和突破?

欧阳江河:60岁是一个象征性的说

法。因为60岁是现代性很重要的一个节点,很多人到60岁就退休了。我借用这个时间节点来强调60岁是一个转折。对我自己来讲,我的很多长诗是这个时候写的。我在可写/不可写的层叠上,引入了带有研究性质的认知、观念、心绪,以及知识考古性质的材料,所有这一切,作为历史和当下、作为诗意和非诗意、作为已经发生或尚未发生的事件与物项,进入到我的写作以后,呈现出一种和我原来的写作非常不一样的界面。语言的(甚至前语言的)结构性张力发生了变化,呈现出更复杂、更绵密、更具一种非自我取向(正是此一非我客体的隐秘出现,将原有的诗意抒情主体隔离在文本之外)这么一种状态。更审慎、更多非自我成分的人类文明状况渗透到、蒸馏到我的文本中,形成二次元的降临,这样一种复调的、半音的、暗语的写作格局,是我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写作所没有的。

60岁之前的写作,我很重视自我情

感、自我雄辩、自我观念的表达和溢出。60岁之后,这种主体抒情、主体雄辩的表达不是没有了,但它被散发到文本之中了。它是把抒情主体、概念主体减弱,把所谓的强力自我变成弱自我,然后天女散花般地散发到文本中,甚至变成一种暗面、一种暗物质一样的存在。

湘江副刊:您的书法实践被评价为超越了技艺,回归到中国文人的“生命书写”。

欧阳江河:书法对我来讲是一个持续一生的修为。我没有把它作为创造力的体现,我是把它作为一种修远养心,作为一种保持我与中国古代文化联系的方式,作为一种生活方式、存在方式。我几乎每天早上都会以小楷抄写一纸古诗、古文,然后才开始干其他的事。通过抄写或背写,来保持我和古人历史文本的联系。我的书法是有点保守的,我在其他方面都比较先锋,但在书法上没有先锋过。

2. 诗歌的当代性:回应时代与历史

湘江副刊:对许多读者而言,“诗歌的当代性”是一个陌生而抽象的词。您能否用最直白的语言告诉我们,您为什么提出这个概念?它的核心究竟是什么?

欧阳江河:我提出诗歌写作的“当代性”这个范式是有针对性的,它是针对新诗写作史提出的诗歌现代性问题。因为长期以来,中国诗歌写作的现代性已经变成一个标准、一个基础,变成当下诗歌写作的出发点、滋生点了。我当年也是现代性写作框架的参与者,但随着我多年的工作实践和思考,我发现了一些问题。我提出诗歌写作的当代性就是针对这些问题的。现代性是有局限性的,它随着人类文明方式、物流体系的变化,局限性已经非常明显地体现出来了。现代性是工业文明时代的核心理念,但现在我们进入了AI时代、芯片时代、人工智能时代,它已经超越现代性了。

当代性的核心是它的开放性、包容性和叠合性,它允许同时代性的、异质混生的东西同时存在,而不给它一个纯属善恶的、预先规定好的诗学判定。当代性没有现代性那种“西式政治正确”的简缩的、固化的价值判断,它不是先于写作而存在的,而是更适应新物流体系的写作方式。我认为,当代性范式有助于文学本身的汇聚与释放。

湘江副刊:在谈及当代议题时,您曾经提出了“框架决定认知”的观点,您如何定义这一观点?我们应如何锻造自己的“文学框架”,以避免被时代的流行话语所裹挟?

欧阳江河:我把诗歌的当代性作为一种写作范式,作为一种框架和具有某种决定性的认知方式,这是一个方法论

的问题。它不是一个价值判断,它只是强调我们借助什么东西看过去,看到诗歌里面和后面去,用这样一种框架、一种范式来看待具体的文本,怎么来读它,怎么来写它,怎么来批评它和理解它。

我举一个例子,牛顿研究的是经典物理学,你把牛顿的成就放在经典物理学的范式里面讨论,他就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物理学家。但你不能把他放在量子物理学框架里去讨论。因为放在这里面讨论,他就是一个过时的、甚至错误的物理学家。

当代性的诗学认知框架是一个方法论的框架,是一个怎么读、怎么理解、怎么写的框架。

湘江副刊:您一直强调“当代性”,并把它和“现代性”明确区分开。在您看来,这两个概念最根本、最不能混淆的一点区别是什么?在您的创作中,是如何体现这种超越“现代性”的“当代性”?

欧阳江河:现代性和当代性最根本、最不能混淆的一点区别是建构在时空观之上的世界观。现代性的时间是从过去到现在、再到未来,这么一种直线性时间观,它暗含了一个价值评判,认为现在比过去好、未来比现在好,这就是人类文明的进化观、进步观。这是一个带有总体论性质的西方世界观。

而当代性的时间观不是线性的、进化的和次第进步的时间观,它更多的是一种混沌的、圆融轮回的、区块链一样的、万物互联的时空观。它强调所有时代的同时代性,现在是一个由已经过去的未来和尚未到来的过去所构成的交叉点。未来已经逝去,而过去尚未到来。这意味着,历史如果没有被文学、被诗歌书

写,它就从未发生或到来。在我的创作中,我通过诗歌写作进入历史,代替那些死掉的人活一遍,重新呼魂、入神,让他们在当代性的层叠上附体于我,我代替他们在当下活着,构成一个发生、一个当代性。当代性很重要的一个写作判断就是庞德所断定的:历史是永久的新闻。我的写作抱负的一部分是,让历史在诗歌中复活,而不被现代性的格式化标准所束缚。

湘江副刊:当代性强调回应此刻,但又要求有深邃的历史眼光,您如何看待当代性与历史传统之间的关系?您认为是一种割裂还是更富张力的继承?

欧阳江河:当代性坚持强调的是此刻,就是所谓的新闻性质,但是又强调要有深邃的历史眼光。这个深邃的历史眼光不仅仅是如何继承历史传统的问题,它是一个更复杂的问题,通过诗歌书写历史来更好地理解、更好地书写我们当下的性质,它是一种贯穿的东西。历史就是当下,历史就是新闻,就是永久的新闻。

对于诗人而言,诗歌写作的“同时代性”带有心智认知、材料研究、辨识考古的性质,我曾经提出过“未来考古学”,我们从未来的眼光来看,每一个瞬间都是“此刻之考古”,我们是活在“此刻为古代”“古代就是我们的当代”这样一种特定语境和历史深度里的。

我举个例子,我写过一首长诗《移山》,我重写了愚公移山这个神话,但不是从政治解读的角度重写,而是回到这个神话文本本身,将它视为农耕文明物流体系的产物,与现代性工业文明物流体系加以并置,体现出两种完全不同

的认知方式,把它放在一起,用诗歌来书写、解构这种时空错层与文明差异。而这些差异放在当代性框架里,居然以非常奇崛和诡异的方式触及到地权、物权、父权、神权、工程物流等深层次问题:它不仅是诗的写作问题,也关乎大文明转型的认知问题。

湘江副刊:当下不少文学创作面临“与读者脱节”的争议,您认为文学的“当代性”是否需要兼顾受众的接受度?在坚持艺术纯度与回应大众精神需求之间,诗人应如何找到平衡呢?

欧阳江河:这是很综合的一个话题。当下诗歌读者减少,首先是时代变迁使然。我们时代的物流体系都变了,这个变是一个结构性的变,是一个时代精神意义的变,是人类文明的大转折。网络文学、手机阅读等新型媒介分流了大量读者,不仅仅是分流,还是结构性的一种占位,诗歌剩下的空间本来就很少。但同时也确实跟诗人有关。一些诗人越写越小众化,越来越以自我为中心。

面对这个世界性现象,我认为这不是一个读者的多寡的问题,而是更大的文明转型的问题。我干脆就放弃那种意义上的流量,不讨好读者多卖几本书的角度来转化和设计我的写作。当我从抒情诗转向复杂长诗,定位为AI时代的史诗诗人后,虽然失去部分普通读者,但也实现了破圈,吸引了不同领域的读者。

真正的平衡在于,诗人既要坚持艺术追求,又要与时代保持对话,我们通过诗歌写作参与到历史转化、前进的趋势中来。这不仅是写作技巧的问题,更关乎诗人如何在这个大转折时代承担起历史责任,让诗歌成为推动文明前进的正能量。

3. 技术时代的诗心:挑战与守望

而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?每个人对生命的理解不一样,对自我和世界构成关系的理解有差异,表达也有差异。所以没有办法完全把它用AI的那种标准语言、标准构成方法来展示。AI是没有生命的,它没有偏头痛,没有心跳过速,没有失眠症,没有生老病死,不会流眼泪。所以文学和诗歌写作的最不可被替代的核心就是与肉身生命的联系,这一点AI永远也不会有。

湘江副刊:您曾谈到诗歌需要对抗语言的惯性,而AI的创作逻辑本质上是对既有语言惯性的学习与强化,在AI可能加剧诗歌语言同质化的当下,你认为诗人该如何保持对语言的敏感度,突破算法与惯性的束缚,创造出当代性的诗歌?

欧阳江河:诗人的创作最不可能形成惯性,有时候诗人自己感觉不到,诗写得有可能就会变成一种惯性。无论这种语言是困难的、倦怠的,还是顺畅的、优美的、打动自己的,只要诗歌的语言出现了惯性,就一定是在退化。因为这个时

候你使用的语言已经是二手语言了,诗人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,所以借助AI这种辅助材料只会加速你的退化,加深自我抄袭和模仿的惯性,加深和同代人的语言同质化,或者和你自己的语言同质化。

保持对语言的敏感度、新鲜感、痛感和原创性,哪怕这种原创性得不到人们赞赏,也要坚持。诗歌写作的突破创新要借助一种原文,就是一种尚未被书写过和命名过的语言,要让这种语言进入到诗歌写作中来。因为诗歌写作不是说一种语言已经被写出来,已经是一个现成的东西、一个二手的东西等着你来用。诗歌是一个种族语言最敏感的触须。我们用这个语言的触须去接触新鲜的事物,接触没有被命名和书写过、表达过的语言的可能性,接触原文,接触文明转折的种种预兆、种种可能性。

湘江副刊:在您的课堂上,您如何看待学生使用AI工具完成诗歌等文学创作?您认为学生应该如何更好地使用AI工具?

欧阳江河:对于年轻一代过度使用

AI工具写作,我认为首先这是一种偷懒,其次这会减轻写作所需的艰苦劳动,但从长远来看,将完全伤害使用者的创造力。使用AI写作辅助工具的过程,必然是一个创造力不断衰败减退的过程。文学写作,特别是诗歌创作,是一个伴随着繁复心智生长的自然过程,它包含了灵魂的变化、精神能量的聚集、心灵的忧伤与生长。写作从根本上与心灵、知识、思想、智慧密切相关,是生命与世界的对话过程。如果让AI介入,这一切都将被简化、弱化,变成喂语料性质的知识数据搜索、比对和修辞切磋,只剩下词与语、语料与物料的错杂组合。

诗歌还有一个重要面向,就是面对未知、面对尚未被书写的事物,而AI绝不会触及这些未知领域。AI有对死亡的恐惧吗?至少目前还没有。而写作的重要动力恰恰来自对死亡的恐惧、幻想和推迟。

因此,我始终对AI写作持质疑态度。大家应该更多地回归心灵,回归写作的初心:什么是诗?你是谁?你与世界的关系如何?永远要回到这些根本问题上来。

4. 未来展望与青年寄语

写了好几个船长,有真实的船长,像哥伦布、达伽马、库克、郑和。也有文学性的船长,比如荷马史诗中的奥德修斯船长,比如麦尔维尔笔下的亚哈船长。还有海底的物种史,跟海洋有关的气候史、声波史、光的历史等等。当然还以诗的方式旁涉了海图制作、海权观念、海上贸易、海

域战争、造船与沉船、贩奴与流放,盐和眼泪等诸如此类的东西。

湘江副刊:如果请您对今天的青年文学爱好者说几句话,您最想分享怎样的人生或创作心得?

欧阳江河:不管这个时代怎么变,在科技、消费、物质丰富性上,在不同文明

冲突造成的混乱中,文学永远有一个以不变应对万变的东西。在写作上把这个概念带到你看待自己、看待世界、看待你与他人和世界的关系中,带到你的写作之前。要假设,你的诗是写给李白、杜甫读的。要是他们真的在天上读,你得掂量一下:你写的诗拿得出手吗?